



琴岛文库

知侠中短篇小说选

青島出版社

ZHIXIAZHONGDUANPIAN

XIAOSHUOXUAN

自序

知 侠

我从青年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多年来我写过一些军事文学作品，应该说我走过的是一条战火弥漫的文学创作道路。

1938年我作为一个喜好文学的青年，抱着满腔抗日热情到陕北延安去参加革命，在抗大学习，当时被编在洛川的六大队。抗大是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。主要的课程是学军事和政治。当时设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也在招生，那里有文学专业课，我就要求组织上，把我转到鲁艺去学习。由于鲁艺的学员名额已满，领导上没有答应我的请求，劝我说：“现在敌后方正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，需要军政干部，你还是留在抗大学习吧！”这年冬天，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“到敌人后方去”的号召，我们六大队和其他几个大队，组成抗大一分校，东迁敌后办学。第一次东迁，行军一千多里到达晋东南的太行山的潞安地区。我虽然没去鲁艺学习，但是我当时还是挺喜欢文学的。我当了我们的学习队的墙报委员，平时再紧张的行军，也没耽误我写日记和文学札记。记得过绵山，过川口时我还即兴的写了两首小诗，不过都在以后的艰苦战斗岁月丢失了。

在太行山学习时，校部出一油印刊物《抗大文艺》，我在上边发表一篇散文《晚风里的一群》，是描写我们学员在课余种菜劳动的，这算是我参加革命后的处女作了。记得当时没有稿酬，只给作者一本毛泽东著的《论持久战》。这对我来说已感到很丰厚了。

1939年5月，我在抗大毕业，同学们都分配到主力部队或地方游击部队去工作了。也许是由于我的军事课程的成绩好，身体也较健壮，所以又把我留校在军事队继续学习，为的是把我培养成一个留校从事军事教学的干部。毕业后，在抗大分校当区队长，队长或军事教员。我原打算学习文艺的，鲁艺没有去成，留在抗大学军事和政治，现在毕业了，又要留校专门攻军事，将来肯定是一个军事干部了。当时我感到自己离开文学愈来愈远了。由于我已是党员，当然得服从组织分配，所以我就打消了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，便投身到军事队的严格的军事训练中。抗大是个军事学校，学员都穿军衣，发武器；像部队一样按连、营、团编制。平时进行军政教学，一遇到敌人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，他们也作为战斗部队使用，配合主力和敌人战斗，使学员们在战争中学习打仗。他们平日学的军事知识，可以在战斗中应用；而实战经验又可以丰富和充实他们所学的课程。由于我们是学军事专业的，我们队的武装装备比一般学员队要好一些。为了军事教学，给我们配备了三挺轻机枪：一挺捷克式、一挺苏式转盘机枪和一挺日式的歪把机枪。我们队的军事训练要求是很严格的。从一二一的正步走、到班教练、排教练、连教练，从军事动作到战斗行动，如板上钉钉一样一丝不苟。我们往往是上午学军事课目，下午到野外进行军事演习，我们学进攻、学防御、学迂回、学突袭。每天东跑西颠，一天不知要出几身汗。记得那年冬天，我们天不亮就集合起来跑步，太行山山高地陡，山村多在山坡上，村子里很难找到一块平地当操场，我们的队长倒很有办法，他指着村边一个近千米的山头对全队学员下达命令：全副武装，到山顶集合。他带头走在前边，我们学员扛着背包和枪支弹药，谁也不

甘落后地沿着山坡向上攀登。经过半个小时的爬山，每个学员到达山顶时，累得浑身是汗，棉衣已被汗水湿透了。这比在操场上跑20圈还吃力。

这年年底，我们军事队的课程学完，将要毕业了。我们经过半年多的严格军事训练，都熟练地掌握了军事技术，不仅身体健壮，而且战斗士气高昂，简直像一群下山的猛虎。就在这时候，抗大一分校又接到上级的命令，作第二次东迁，出东阳关，下了太行山，横越河北平原，穿过为敌人重兵封锁的平汉、津浦铁路，直插山东的沂蒙山区。在这到处是敌人的一千多里的长途行军中，随时都可能遭到敌人的袭击。我们的军事队和校部的工人队是装备较好，战斗力很强的连队，在行军中，不是前卫就是断后，哪里敌情紧张，就把我们军事队派过去。在过平汉铁路时，一夜行军130里，当走近铁路检查部队时，少了一个大队，校长就命令我们军事队，又插回去十多里去找上这个大队，再折回来，和其他连队一道过铁路，这一夜大伙行军130里，而我们军事队行程却有160里，由于我们过去在太行山山地进行军事训练，两条腿锻炼出来了，一奔上河北平原，真是健步如飞，一夜160里行程还没感到怎么疲劳。

我们到达山东沂蒙山地区后，学校对二次东迁进行总结，由于我们军事队在战斗行军中的突出表现，我们军事队被评为全校的先进单位。这时我也俨然成了一个军人，无论从仪表、服装以及一切行动上都符合军事要求。这次东迁和第一次东迁不同的是，在第一次东迁的行军路上，我经过一些地方，常常为奇特的景物所吸引，引起我文艺上的构思，晚上把它写在文学札记上；这次行军路上，如过一险峻的山口，我不是从文学、而是从军事上考虑：如对面来了敌人怎么应付，应该首先抢占山口旁的小山头，只有占领了这个制高点，才能居高临下，用火力掩护自己的部队通过，要是叫敌人抢先占了山头，我们通过山口就要付出重大伤亡。在第一次东迁行军住下来以后，我就和炊事员坐在一起，借着行军灶下的火光，

来匆匆地写文学札记；而在这次东迁行军住下来以后，第一件事由队长带着各班排长，到住村周围去察看地形，一方面确定夜间岗哨的位置，同时遇到敌人袭击时，利用有利地形，沿着哪条道路往外冲，并事先指定了村外的集合地点。就是各班住在老百姓家里，在就寝前，也要看看大门两侧，屋前屋后的地形，遇到敌情，才不致措手不及，能够沿着较隐蔽的地形，安全地冲出去。我们已到达沂蒙山根据地，第二次东迁长途行军的任务已经完成。可是每到一地察看地形，遇有敌情如何应付，这种习惯，好多年以后，我还一直保持着。

从抗大到达山东已是1940年初了，记得我们是在沂蒙山根据地过的春节。学校开始招收学员了，我们军事队的同学都分配到各个连队从事军事教学工作了。这时我已热爱军事工作，很愿分配到连队，一方面作教学工作，同时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领导学员去和日寇作战。因为抗大虽是学校，但在敌人对根据地进行“清剿”“扫荡”时，抗大的各个连队都要担负战斗任务，使学员在对敌作战中来充实自己的军事学习，也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。

可是当组织上分配我的工作时，却使我感到意外，领导并没分我到连队去搞军事教学，而分配我到抗大文工团去工作了。因为他们知道我在《抗大文艺》上发表过作品，又在军事队当救亡室（以后改为俱乐部）主任，搞墙报，画伟人像，还会写美术字，认为我是个文艺人才，加上文工团需要补充干部，所以组织上就分配我到文工团去。当时我思想上还有些不通。如果在两年前我刚到陕北时，要我到鲁艺去学习我是高兴的，可是我在抗大不仅学完了全部的军政课程，而且又留校专门学习军事，我已热爱军事工作，现在要我转回头来从事文艺工作，我倒有点不乐意了。当时我向组织上表示：我到部队或到连队去作军教工作，比作文艺工作发挥的作用要大些；我是学军事的，现在要我去文工团，所学非所用，怕完不成任务。这时和组织科一道和我谈话的文工团副团长对我说：“听说你

会写文章，又懂得艺术，我们欢迎你到文工团工作，至于说到你是学军事的，这对我们来说就更需要了。因为我们都是文艺工作者，不会打仗，在敌后活动，经常会遇到敌人的袭击和‘扫荡’，到时候你就可以领导我们去对付敌人。我们文工团很需要像你这样既懂文艺、又熟悉军事的工作人员。”虽然这位文工团的负责人，并没完全说服我，但是党组织既然已经决定，我只有服从。就这样我被分配到文工团工作了。

由于我在军事队过惯了严格的军事生活，乍到文工团我有点不习惯，因为我从仪表，军风纪以及举止行动，都是符合战时的军人要求的；可是文工团员的生活却是自由散漫的，经常是衣帽不整，行动起来也是拖拖拉拉。比如在军事队集合的哨子一响，不到五分钟，全副武装的学员就集合起来，而且队形整齐。而在文工团里虽然连续吹着集合的哨子，可是一刻钟也集合不起来，就是集合起来了，也丢三忘四，队形混乱。为了使团员们的行动更符合战时要求，我费了不少力气，可是收效甚微。每当校部集合直属队开大会时，其他单位的同志看到我站在文工团队前，军容整洁，态度庄严，斜挎着匣子枪，都悄悄地问团员：你们那里怎么调了个军事干部啊？！这说明我当时和文工团员之间是如何不协调了。

我在文工团工作，平时除帮助团长整理队伍，战时负责军事指挥而外，也作一部分党的工作（后期曾任过党支部书记），但是我既然是文艺团体的成员，我就应该参加一些业务活动。文艺工作团是以戏剧为主，也结合音乐、美术、文学的综合艺术团体。我虽然不会演戏，但是在演出人员短缺的情况下，有时我也化妆成群众，在戏里跑跑龙套，有时我也杂在合唱团的行列里唱唱歌。但我大部分时间是参加创作股的文学业务活动。因为我们深入敌后，开展抗日宣传，是没有文艺演唱材料的来源的，一切都得由文工团自己创造。比如给部队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组织一个文艺演出晚会，我们创作股的同志就要到火热的战斗生活中去采访材料，回来后就连夜突

击写作：写歌词的、谱曲子的、写剧本的、画连环画的，大家同心合力，自编自导自演和自唱，创作出一台文艺晚会的演出节目。又有新任务下来了，我们又出去收集素材，进行创作，组织新的演出。我就是这样常常到艰苦的斗争生活中去采访。我到敌占区去了解发动群众的抗日活动，到火线上去了解我军战士和日本鬼子战斗的英勇事迹，我也到轰轰烈烈的群众翻身斗争中去，去了解根据地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如何站起来配合人民子弟兵战胜日寇。每当我带回大批材料来，除了供给文艺节目的创作外，我也利用了自己所喜爱的文学形式，写成文艺通讯、报告文学在根据地的报刊上发表，沂蒙山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妇女识字班，就是我在《大众日报》上报道的。

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，我在山东解放区的报纸和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，从这些敌后的文学活动来看，1938年我初到陕北时，没能去鲁艺学习，不仅不是坏事，相反的倒有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。因为丰富的斗争生活，是文学创作的源泉，如果当时我去了鲁艺，留在延安后方学习，我就不可能写出反映敌人后方抗日游击战争的作品。我们开始进入敌人后方，斗争是极艰苦的。因为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刚发动，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，正在开辟，我们的部队和地方武装还处在幼小的阶段，而敌人的力量还占绝对的优势，不仅有日本侵略者和汉奸队，还有国民党残留下来的顽军以及当地的封建地主武装。由于他们在反共上是一致的，所以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刚刚发动的抗日人民武装。因此，我们在敌后的活动就特别困难，随时要和各种各样的敌人进行战斗。我们经常是吃不上，住不下，冲破敌人的围攻，和敌人转山头，打游击。在这种艰苦战斗的形势下，我在军事队学习的军事知识，对我的帮助太大了。和一般同志相比，由于我懂得军事，在战争环境里，我就有了较大的活动自由。它不仅有利于我在火线上采访，同时在我们集体活动时，遇到敌情，我可以对付，必要时能够组织力量和敌人进行战

斗，向包围圈外冲击。

1941年冬，敌人集中5万兵力，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“铁壁合围”“拉网战术”的大“扫荡”。敌人对方圆百里的山区重重包围，控制了所有的村庄、山头 and 道路。然后敌人分区地进行清剿。我们抗大文工团已被包围在沂蒙山的中心地带。我们分两个队活动。我带着一个十多人的分队，为敌包围，向外突围，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到达另一地区。第二天这里四周的敌人又向我们进行围剿，我们又向外冲击，冲到一个地方，还没站稳，再次遭到埋伏在四处敌人的围攻。就这样，我们向外冲了7天，都没冲出敌人的包围圈。虽然我们小有伤亡，一个团员牺牲，一个团员被俘，但是我们这个分队绝大部分还是胜利的冲出来了。

敌人大“扫荡”将结束时，我们遇到了第二次突围，这次突围虽然没和敌人交火，但它的危险性要比第一次突围大得多。当时校部组织由文工团在内的近三百多非战斗人员，从沂蒙转移到东南的滨海地区休整，可是要在一夜之间穿过80里为敌人重点控制的丘陵和平原地带。由于这一地带地形平坦，敌人众多，而且火力很强，如被敌人发现，将我们包围，没有好地形可利用，我们就很难突出去的。所以采取了夜间行动，悄悄地从敌人驻地的空隙里急行军穿过这一地区。为了防止万一，校部又派了5个连队来掩护我们三百多人员通过。就是前边3个连队作掩护，后边两个连队作后卫，把我们夹在中间行军。由于这次行军危险性很大，三百多被掩护的人员都作了紧张的动员：就是一一定要在天亮前穿过这一地区，每个同志都紧跟着，不要拉档子，更不要失却联络。特别说明：谁失掉联络，就等于送给敌人，绝不去寻找，因为一掉队，就去寻找，这就耽误了行军的时间，天亮以后，出不了敌区，为敌人发现，被敌人包围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，纵然有5个连队掩护，而这些连队都是学员队，武器装备很差，战斗力也不强，加上经过一个多月的大“扫荡”，既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伤亡，又十分疲惫。遇到敌情，是很难保证被掩护

的三百多人的安全的。我们就是怀着这种紧张的心情开始夜行军的。当我们走到午夜，估计已行军四五十里路，到达一个丘岭地带，由于夜里起雾，我们和前边担负掩护任务的3个连队失掉了联络。我们文工团正走在被掩护的人员的前边。我们的团长和一个通讯员也随前边连队走了。我赶快传话到后边，要后边作后卫的那两个连队，派一个连队到前边来作掩护，继续前进。可是后边的人员传话上来说，他们也和担任后卫的两个连队失掉联系。也就是说我们被掩护的三百多人和担任掩护任务的5个连队，整个的失去联络了。这时，校后勤部的协理员从后边上来，我和他又派人在行军行列的前前后后出去联系，找了一阵，还是找不到掩护部队。协理员问我怎么办？我说：“咱们再不能找了，再找下去，既找不到部队，又耽误了时间，天亮以前出不了敌占区，我们没有部队掩护，如敌发现，三百多人会全部覆灭。”我的意见是争取时间加快脚步向南冲出去，协理员同意我的意见，应马上摆脱我们目前的危险处境。因为80里夜行军，我们只走了一半路程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立脚点，正是整个敌占区的中心地带，是敌人重兵屯聚的地方，我们应该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地离开这里。可是这三百多人是由各部门组成的，而下一步行动，需要统一指挥，我认为协理员是营级待遇，级别比我高，而且被掩护的人员，大部分是他的部下，应由他指挥我们向南突围。可是协理员说他不懂军事，要我负责指挥。由于情况十分危急，我也就不谦让了。我就把三百多人中有枪的人挑选出来，手榴弹也都集中，临时组成两个战斗班，一个班由我率领，在前边冲。协理员带一个班作为后卫，我们这三百多人就在夜色里向南急奔，由于大家都认识到严重的敌情，感受到失去掩护的危险处境。所以大家都自觉加快了脚步，我们不仅仅是急行军，而是小跑着向南突进。我们不走村庄，都是在敌人驻地之间急行穿过。在行进过程中，我带着通讯员亲自去找向导，一次误入了敌人的伙房，一次误入了伪乡公所，但幸好没为敌发现。在天亮前我在一个村边

找到了一个早起拾粪的中年人，由他带路，使我们绕过一个个敌据点，冲向南去。天已大亮了，还有十多里路，才能出敌占区，幸亏早上有雾，使敌人不易发现我们，我们穿过被敌人逼着去修据点的人流，越过了最后一道公路，到早上9点多钟，我们才突出敌占区，到了滨海地区的大店，这里已是安全地带。我们又向东南行军十多里，到达了这次夜行军的宿营地。我们住下以后，却找不到掩护我们的5个连队。当时我想他们是先头部队，怎么比我们还晚到？后来才了解到昨夜他们和我们失掉联络后，他们不敢前进了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掩护部队，他们的战斗任务是保卫我们行军的安全，如果被掩护的三百多人，失去联系，遭到敌人的包围，由于没有战斗力，是会全部牺牲或被俘的，如有这样的后果，他们怎么向上级交代？在此情况下，他们派连队在敌区寻找我们，找不到我们，他们是不会轻易离开敌区的。而我们竟直接向南插去，冲出敌占区，他们怎么能找到我们呢？我们在宿营地吃过午饭，到了下午三四点钟，听见西北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，随后炮火停了一阵，黄昏以后，那边又响起了剧烈的炮火。原来他们找到天亮也没找到我们，上午还有浓雾掩护，敌人没有发现他们，到了下午浓雾消散，敌人在一个村子发现了他们，对他们进行围攻，他们和敌人展开了战斗，终于冲出敌人的重围。他们到达另一个小岭，天已黄昏，又被敌人包围，又和敌人展开了战斗，经过一场血战，再次冲杀出来，这时周围的敌人已发觉了他们，到处出兵堵击，他们已站不住脚，就乘着夜色冲杀出敌占区了。他们到达宿营地以后，才发现我们于昨夜不鸣一枪的从敌占区冲出来，也感到很高兴。因为他们虽然和被掩护的人员失却联系，却没有造成损失，他们也比较安心了。

我曾把这两次突围写进中篇小说《沂蒙山的故事》。另外在解放战争期间，我在省文协作党务工作，也曾遇到了军事斗争的艰险情况。敌人重点进攻时，我们转移到胶东。后来敌人又集中了5个整编师向胶东进行重点进攻，敌人以优势的兵力，从半岛西部向东部

齐头推进，他们扬言要把我守卫胶东的部队赶进东海。当敌人攻到莱阳时，我主力突然向外线出击，插到敌后，而我们文协的一批文艺工作者，却处在敌进攻的前边，失去了主力的支援和依托，敌进我退，形势十分危急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我们由文变武，我把编辑部文工团和全部的有枪的青年组织几个战斗班，成立一支武工队，掩护文协的老弱转移，和进攻的敌人周旋，一直坚持到我军反攻，敌人溃退，形势好转。

我所以要谈这些充满危机的战例，是想说明深入敌后，我受过的军事教育，在我身上起到的作用。由于我懂得军事，遇到严重的敌情，我就可以从容地应付敌人，使情况转危为安。应该说我们深入敌人后方以后，战争是抗日军民生活的主旋律，不但主力和地方武装要经常和敌人打仗，就是根据地的党政和群众工作的干部以及所有工作人员，都要受到战斗的洗礼。平时，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是经常进行袭击的，每年至少要应付敌人的春、冬两次大“扫荡”。因为这两个季节是农作物已经收割、或者还未生长起来，在光秃的田野，不便于我军民隐蔽；而却扩展了敌人的视野，给敌人强大的炮火增添了杀伤力。每当敌人“扫荡”的时候，一方面寻找我军主力作战，同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，实行惨无人道的“三光”（就是烧光、杀光和抢光）政策，围剿我党政机关，摧毁我地方政权及抗日群众团体。在这严峻的时刻，我们的战斗部队为了保卫党政机关的安全，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，而作地方工作的干部一方面动员人民群众坚壁空野，隐蔽自己，同时也秘密而巧妙地进行对敌斗争。稍一不慎，就会遭到重大伤亡。我们文工团，本来是没有战斗任务的。可是一到敌人“扫荡”，我们却会遇到危急的战斗情况，这时候我过去所学的军事知识就特别显得宝贵了。

我熟悉军事，对于我的文学创作活动，也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，我们的部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，经常和敌人进行英勇战斗，为了反映这方面的军事斗争，我常到部队去采访，有时我可

以直接深入火线，去体验和了解指战员所创造的英雄事迹。一般记者也作战地采访，可是却缺少我这一条件。战斗开始前，指挥员往往把他们安排在离火线较远的后方，待在较隐蔽的地方，免得为敌人的炮火杀伤。记者是应该服从部队的安排的。因为上级有明文规定：凡是到部队采访的记者，一律服从部队的指挥，不要增加人家的负担。如擅自行动，遭到敌人炮火的伤亡，部队不好向上级交待，还得作检讨。可是我的情况却不同了，一则我到火线上，可以应付敌情，同时部队的指挥员多是我抗大军事队的同学，他们也不好批评我，因此，我在火线上可得到比待在后方的记者更多的战斗生活感受。

我不仅了解部队的战斗生活，我也去了解和熟悉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。因为人民是革命部队的母亲，军民是鱼和水的关系，在那艰苦战斗的年月，没有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，我们的革命部队是很难站得住脚的。因此，我们根据地是在军爱民，民拥军的亲密关系中建立的。不了解根据地的人民群众，也很难写好我们革命部队的军事战斗生活的。

使我难忘的是1942年文工团调到地方上，我们在临沭县参加了减租减息、增加工资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试点工作。时间虽然将近一年，但对我的教育和在文学上的收获实在太大了。我深入到雇工、贫下中农中去，和穷困的劳动农民心连心，在生活上和他们打成一片，发动、组织群众，成立职工会、农教会、妇教会、青教会和儿童团，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实行双减，改造为地主把持的旧政权，继而建立民兵和游击小组，保卫胜利的斗争果实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，最后秘密地成立了村的党支部。我参加了这一系列的群众斗争，在这期间我写了《三千人的控诉》、《钱包身》和《遥寄给沭河边的民兵英雄们》，在《大众日报》上发表。通过这一段群众工作，增强了我的群众观念，我深刻地认识到，劳动农民在党的领导下，经过翻身斗争作了主人。一旦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抓住印把子，拿

起了武器，将会产生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。他们支援和配合革命部队，去战胜敌人。随着双减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全面展开，根据地的人民的觉悟提高了，抗日群众团体更巩固了，民兵武装更壮大了，各个抗日根据地不仅日趋巩固，而且逐渐扩大了。

1943年敌后的抗日形势大大好转，随着根据地的扩大，敌占区日渐缩小，我各个根据地之间距离缩短，有些地区几乎连成一片。为了开展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，成立了山东省文协。抗大文工团也调到省文协充实这一文化机构。我到文协后，主编《山东文化》刊物，编辑部配备的人员还比较干练，我就更有条件采访和写作。在文协工作期间，我写了很多作品，这是我在抗日战争中创作最旺盛时期。

在这一时期，我写了短篇《机枪射手老刁》、《翻译官怎样挨了洋刀》和《乡分队长唐家高》。我军攻打赣榆县城时，我随战斗部队采访，写了《攻克赣榆之夜》。为了配合根据地的冬学运动，我写了《韩邦礼苦学记》，这篇1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在《山东文化》上发表，算是当时最长的作品了。这时已有稿费，每千字一斤猪肉钱。我用这批稿费买了10多斤猪肉请文协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吃了一顿。

1943年夏天在滨海根据地的坪上召开的山东省战斗英雄模大会上，我采访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，我为他们传奇式的英雄事迹所感动。我决心把他们的战斗业绩写成一本书。为此，我于1944年越过临沂、枣庄和津浦铁路几道敌人封锁线，到达微山湖和铁道游击队的指战员生活了一个时期。我和他们一见面，就热爱着这些英雄人物了。他们热情、豪爽、勇敢。我和他们的大队干部和主要的短枪队员，畅谈多年来他们在铁道线上创造的神勇的歼敌事迹。从枣庄开炭厂的草创时期，到从临枣线打到津浦干线的军事斗争，后来又以微山岛为依托，对津浦干线的敌人进行神出鬼没的袭击。他们打票车、夺枪械、撞火车、搞物资，并消灭了一个个经过敌人精心训练，专门对付他们的特务队，真是打得敌伪闻风丧胆。我到过他们

出色战斗的地方，我走访了微山湖畔，铁路两侧曾经帮助他们的工人、渔民和农民。对他们在铁道线上的战斗生活，作了全面地深入地了解，使我有极深的感受。回想和他们相处的日子是难忘的，他们在庆祝抗日胜利的宴会上经政委提议，大家同意，使我荣幸地成了铁道游击队荣誉队员。平日我不仅采访他们，而且作为战友常和他们促膝谈心，由于我学习过军事，而且幼年也在铁路边长大，所以我对他们在铁道线上所从事的斗争，比较能够充分的理解，这也是我从文学上反映他们战斗生活的基本条件。在我和他们相处中，更多的是我向他们学习和请教，但有些问题，我也有自己的看法，和他们交换意见，对于个别英雄人物，在斗争的新形势下，滋长了思想问题，我也曾对其进行过耐心的帮助。这些英雄人物都是很重友情的，从此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一直保持到全国解放以后，至今我还和他们还活着的人来往。我为《新文学史料》写的《〈铁道游击队〉创作经过》，现在收在这个集子里，它就记录了我与铁道游击队在一道生活的情景。

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，我二次去铁道游击队。这时，他们已经移住解放后的枣庄，我和他们研究《铁道游击队》长篇小说提纲，当时地处枣庄北部的中兴煤矿公司还为汉奸王继美部两千多人控制，这批伪军扬言已为国民党部队改编，拒不向我军投降。这批伪军竟打了我军的谈判代表，我军向中兴公司发动了猛烈进攻，经过一夜激战，把这两千多汉奸队全部歼灭。由于战斗就在我身边进行，为了丰富我的战斗生活，我就随着进攻部队，进行战地采访。

我军和敌人只隔一条东西马路，马路北侧不远处，就是中兴公司的南围墙。敌人不仅在围墙上布置了强大的兵力和炮火，而且在围墙外边的一片开阔地上还埋设地雷区并拉上电网，阻止我军接近。在马路的南侧是市区，我军主攻部队的进攻出发地，就在马路南侧的一溜房屋和短墙后边。团部把我和另一个摄影记者老余，安排在马路边一个院子里的防空洞里。由于我们离火线只有一墙之

隔，战斗开始，为了怕炮火伤了我们，团指挥部要我俩一定隐蔽在防空洞里，不要出来。我看这个院子的其他房屋，都堆满了弹药和战斗器材，由一个负责后勤的军官看守着，屋里并装有军用电话，我知道这里是主攻部队的后勤，这里供应着在战斗中前进部队的弹药和军用器材。我和老余并没沿着向下的阶梯，到防空洞最里边去，只坐在洞口的第一道阶梯上，上身还露在洞外，我们想观察一下进攻开始后的战斗景况。

攻打中兴公司的战斗开始了。首先是我所在的这个主攻营在组织爆破，两个人一组的爆破员，扛着绑有五六十斤炸药的爆破杆子，一组接一组地跃出进攻出发地，冒着敌人射来的弹雨，奔向敌人的围墙工事，他们把炸药杆子推到围墙上，拉响炸药包就退回来。可是由于敌人火力过于密集的阻拦爆破员的前进，一组、二组都在中途被击倒了，但是第三组又接着冲上去终于拉响了炸药包。在组织爆破时，一方面敌人的火力阻拦，同时我军阵地上也发出猛烈的炮火，对爆破员进行掩护，在马路两侧敌我火力交射，枪声一片，围墙内外映出红色的火光。敌人围墙上的机枪，向这边扫射，子弹从防空洞上空飞过，防空洞边有一棵大树，树冠被打断的枝桠纷纷落下。就在这稠密的枪声中，不时听到轰轰的爆破声。在我们对过轰隆声响得更沉重，这是主攻营炸开了突破口，我军担任主攻的部队冲上突破口，和守敌搏斗，巩固住突破口以后，我进攻部队，就从这个围墙缺口冲入中兴公司，扩大战果，歼灭敌人。

当敌我争夺突破口时，那里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个蛋，我军和反扑的敌人的厮杀，显然是激烈的。可是不一会，对面围墙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了，剧烈的炮火渐渐的向围子里响了。我在防空洞洞口的台阶上，对身边的老余说：“咱们的主攻部队，已经进了突破口，向敌纵深发展了，我能跟他们进去该有多好呀！”老余说：“咱们到战斗部队采访，应该服从部队的安排，待在这里，可不能随便走动！”老余的话是对的，可是却不能说服我，因为我学过军

事，曾是军人，作为一个军人，打仗时都争着抢在前边去投入战斗，谁也不愿留在后面。现在战斗部队在中兴公司里和敌人进行火热的战斗。而我留在后方的防空洞里，这里倒是安全的，而火线上的战斗情景，我却一无所知，我不甘于这样作：等着主攻营歼灭敌人以后，再去采访，我要到火线上去了解我们英雄的指战员怎样和敌人搏斗，也只有在这血与火的战斗中，才能真正了解和体会到我要写的人物的坚实性格和战斗风貌。想到这些，我真想马上进突破口到战斗的第一线。我认为老余不懂军事，他应该留在这里。和他相比，我有会打仗的条件，所以决心要到火线上去。可是怎么去呢？主攻部队的进攻道路我不熟悉，怎么通过雷区和电网，进了突破口又到哪里去找我跟随采访的主攻营？因为我军这次攻打中兴公司，是多角爆破，几支主攻部队一齐打进去的，哪一路是我所在的主攻营？在四下都是炮火连天的战场，是不容易找到的。我正在为难时，突然看到主攻营郎教导员的小通讯员，提着枪从火线上跑回到我们院子的后勤供给处。原来火线和供给处的军用电话线被炮火打断，前后失掉了联系，而火线上的战士正需要机枪子弹和手榴弹，郎教导员就派他的小通讯员，从火线上下来，亲自来催供应处，火速派人向火线上送弹药。我前天来这个营采访时，郎教导员接待过我，我认识了他的通讯员小李。我在防空洞口问小李，主攻营攻进围子打得怎么样？他说已占领两座小楼房，说着就提着枪匆匆出了院子回火线去了。我想跟着这个小李，不是就找到火线上的主攻营了么？想到这里，我低低地对老余说：“你在这儿待着吧！我到前线去了。”老余正要阻拦我，可是我已跃出防空洞，远望着小李的背影，我就跟在他的后边跑去了。小李从一个作为冲锋出发地的墙洞里跃出，到了敌我对峙的东西马路上，我也跃出洞口上了马路。一到马路上，就进入了战场，四下里战火纷飞，炮火的光亮耀得到处通明，枪炮声也比在防空洞中听起来更刺耳了；飞弹和弹片不住地点地在我的四周呼啸。我看见小李像一只敏捷的猫一样，绕过雷区，

穿过电网的缺口，我也像他一样越过雷区和电网。接着我跟着小李冲上突破口，我看这个为爆破员炸开的围墙缺口，有点偏高，主攻部队开始进突破口时，指战员到这里要猛力一跃，才能登上去，他们在突破口和围墙两边反扑过来的敌人展开血战，敌人的尸体都堆到突破口的下边，正好形成了进突破口的一个斜坡。所以我和小李进突破口时，就不用跳跃，直接踏着死尸垫的斜坡跑上去了。进了中兴公司，向右走出不远，就折进向北的一个通道，过去两座小的洋楼，我在一个院子里见到了郎教导员，他见到我一面热情的和我握手，一面用责备的目光望着我说：“你怎么上来了？！”我知道他是为我的安全担心。我对他说：“我还懂点军事，你忙你的吧：你放心，我还能应付些情况。”说着就隐蔽在一道短墙的下边，因为当时一阵阵弹雨正从那边扫来。我在短墙边观察周围的战况。这时主攻营攻势迅猛，已在攻打第三座楼房，我和教导员及一个班的战士，在火线的后边，和战斗正酣的火线只隔一道院墙。从东西两侧攻进来的兄弟部队，正和我和教导员的立脚处成一平行线。两侧的战斗正激烈进行。也就是说正北、东、西三方都在战斗，我们正处在战场的中心地带，离三个火线只有一二十米，炮火的轰鸣，震得我耳朵发聋，使我感到硝烟刺鼻神经发木，再看看教导员守着两个军用电话机在紧张的工作，我才了解到他在火线的后边负责前后方的联络。火线上有什么情况，指挥员即时向他报告，他根据火线战斗的伤亡情况，命令后方的第三梯队向火线支援，同时要看守住这条经过战斗已占领的进攻道路，指挥后续部队沿着这条道路支援火线。如前线的弹药缺乏，或需要什么器材，报告给他，他指挥后勤火速向火线运送。除这些任务，附带还要安置火线上打散的士兵，他们找不到自己部队了，他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，再送回前线。遇到跑散的少数敌人，他指挥身边的战士，把敌人俘获，押进暂时关押俘虏的一个空房间。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扑火。有时敌方的炮弹打过来，把附近的房子打着燃烧起来，他叫战士们全力及时扑灭。因为